

在香港的白華們

越生天



二之輯特幕內黨蔣

在香港的白華們

越 生 著

上 海

大同出版社刊行

三十八年七月

原书缺页

在香港的白華們目次

一	香港——白華的樂園·····	一
二	宋子文——威爾遜總統號上的豪客·····	三
三	孫太子的三座王宮·····	六
四	蘇妮又成交際花·····	九
五	張羣還想政治投機嗎？·····	十一
六	吳鼎昌何故退出大公報？·····	十三
七	翁文灝棄官經商·····	十五
八	王雲五香港受辱記·····	十七
九	何應欽遁港內幕·····	十九
十	吳鐵城向美帝送秋波·····	二二
十一	陳立夫赴港何爲？·····	二五
十二	陶希聖的地下活動·····	二七

十三	張發奎騎虎難下·····	二九
十四	陳濟棠港瓊兩棲·····	三一
十五	熊式輝與衛立煌·····	三二
十六	劉峙帶來了笑話·····	三三
十七	戴興闌珊的黃琪翔·····	三五
十八	許世英的祕密使命·····	三六
十九	龍雲走上了新的道路·····	三七
二十	幾個豪門的鷹犬·····	三九
二十一	潘公展徐繼莊這一羣·····	四〇
二十二	陳良在港醜態暴露·····	四二
二十三	蘇州巨奸嚴欣淇·····	四三

在香港的白華們

一、香港——白華們的樂園

有人指上海為中外冒險家的樂園，那麼香港應該稱作是白華們的樂園。如果你不敢正視中國人民的偉大的解放戰爭而想逃避你對國家民族應盡的責任，如果你想「獨善其身」地找到一個世外桃源作一次「避秦」的好夢，如果你需要享受世紀末的淫樂而把自己沉溺於罪惡之海裏，那麼你可以到你們的樂園——香港去！

當你乘著海輪逐漸接近香港時，在海的对岸，你能够看到好像懸在空中的密如繁星的萬盞明燈，燈光照射的綠色海峽中蕩漾着耀目奪目的萬條金蛇，奔騰向你脚下，宛如迎接你這位遠來的賓客。當你更接近海岸時，而更美麗更可愛的景色就整個呈獻在你的眼前了。那雄偉堅實的碼頭，高聳入雲的洋樓，那平坦清潔的柏油馬路，來往如梭而頗有秩序的過海渡輪，那絡繹不絕毫無上海擁擠之象的雙層電車，那一招即來的漂亮華麗比私家車有過無不及的營業「巴士」，那華麗平隱價廉的「巴士」，及那些雍容有緻帶着英國「尖頭」風度的「高等華人」。這種「高等華人」被外人取了一個又是推祟又是諷刺的雅號，叫做「白華」。如果你到香港不是為着別的而是為着「逃難」，你的身邊帶着豐滿的金條美鈔，你便也有資格當作一個「白華」了。

參加偉大的解放戰爭急劇地獲得新開展後，南京上海次第解放，那些國民黨匪幫們，上海寓有的人們，都拚命逃亡。不惜犧牲了一個「難民」的怪難聽的名詞，奔向這罪惡的淵藪，白華的天堂——香港去。在四五月間，隆隆機聲蓋着整個小島上空，民航班機在天空交織地飛着，並沒有片刻停止，使整個香港的三百多萬居民，神經上得不到寧靜，由凌晨破曉直到深夜，再轉到另一個清晨這聲音從來沒有間斷過。昔日覺得冷落蕭條的威德機場，那時都變成了鬧市。在這一般時間中，那些穿上最時髦最講究的時裝，更配帶上珍貴的珠寶首飾的男女人們，有的是將家朝廷的走狗爪牙，有的是大資產階級者的買辦夥計，有的是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總之，却是一批政治垃圾和時代滓滓，都匯集於這個被觀

作「桃源」或「天堂」的香港來。最近，白華又多了一批，那是從逃亡到台灣去的政治垃圾中剔除的一批，他們爲了在台灣的黑暗統治下找不到出路，他們爲了看到國民黨反動派的末日將近的命運而頹喪消沉，他們想到香港來找一些垂死以前的官能的刺激。於是，香港的白華又多了一批了。

香港雖然是白華的天堂，然而在英帝國主義者的統治之下，在反動的香港政府統治之下，白華們過的生活究竟是不自由的被輕視的生活。他們雖然沒有心肝，究竟還想保持一點「體面」。於是那些寄寓在淺水灣頭華麗別墅裏的「達官貴人」，那些平時在英管區裏壓迫人民奴役人民慣的匪幫們，心頭都有說不出的抑鬱和說不出的悲哀。在英國旗號下偷生，大家都抬不起頭來。於是，他們祇有想利用荒淫無聊的生活來麻醉自己，消滅自己。

「塘西春色花如錦，枕畔風光夢帶香」，這是一種人的「精神解放」；「春花得意馬蹄疾，千金散盡還復回」，這又是一種人的「精神解放」；「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這又是一種人的「精神解放」……有幾個在這裏窮極無聊的人，忽然想起了他們的也是作客異域的「風塵知己」，一時計上心頭，於是「銀神舞」的玩意在戲院演出，立刻就成了注射千萬苦悶人心頭的一服麻醉劑。香港大酒店一場又一場晚會，也是爲了適應某一種人的沉寂而產生。於是有人特來邀請滿懷苦悶的白華們去阿拉斯加去獵白熊。或到東瀛三島去賞櫻花。提倡少男少女社交的舊斯小姐跑來湊趣在前，「除却巫山不是雲」一片的監製人奧托貝斯加也在這裏大做他的好萊塢手法。今年的香港小姐選舉，決定停辦，狗展覽會便備覺熱鬧起來……大家都在找刺激，去忘却現實的苦悶。

據港府正式報告，苦悶的白華人去年共抽了十四億根外國香烟，廿五億根本港製的香烟。共喝了一百萬加侖的洋酒，其中皮酒八十四萬六千加侖，威士忌六萬加侖，白蘭地三萬六千加侖，毡酒二萬三千加侖。土酒也有七十萬七千加侖。不能喝酒的喝汽水，一年內喝一百七十五萬加侖，假如傾在一起，「可以變爲一個大游泳池。」有酒豈能無餚，去年三百六十五天，二萬五千頭豬，八千頭黃牛，六百五十頭水牛，二百頭山羊，九三頭蘇羊和二萬七千噸的魚，都送進了香港人的肚皮裏。當白華們不斷集結而香港的人口已達飽和點的今日，這和烟酒魚肉的消耗又不知增加多少了！

香港真是白華們的樂園嗎？當人民解放軍不久解放整個華南時，香港總要歸還中國的，看白華們

向那裏走？

二、宋子文——威爾遜總統號上的豪客

四大家族的豪門資本在香港本來是立着一個相當結實的基礎的，他們竊盜了中國國家的財富作為他們的私產，勾結着英帝國主義在香港經營他們的金融，工商事業，進行着武裝走私，接洽製造內戰的軍火買賣。這種危害中國的勾當，都是用宋子文為首的匪幫們活動着的。所以，宋子文在香港早就有了一個富麗豪華的小巢穴。

宋子文的「官邸」在淺水灣，從麗都沿着靜靜的林蔭道走去，從樹叢中可以望見一間紅屋頂淡黃色牆的西式的別墅，白雲紅屋和掩映使人沉醉放蕩的美麗的深居，將近宋邸的路口，有一塊破碎的木牌，上面寫着「公館軍地，閒人莫進」幾句，後面的幾個字因為路牌破碎看不到了。車路裝了路燈，是紅色的八角燈很富於藝術風味。宋公館從車路紅八角燈直到他的門口，使人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真是豪門之家到底氣象不同。客廳的美國沙發窗幔，吊燈，處處顯出屋主人的豪華，難怪當T.V.宋當交卸了廣省偽省主席以後，就馬上離開廣州四川溜到香港來了。

在香港的白華中，宋子文的豪華的「官邸」固然可以壓倒一切，可是被香港人所讚揚的却並不是他的公館，而是他去年由中國銀行買進了一塊地皮在今年建築比匯豐銀行更高更富麗堂皇的摩天樓的豪華。四大家族與四大銀行結合後，這十幾年來竊盜國家的財富作為他們的私產，數目當然無從估計，中國人民血汗生命化作了四大家族庫裏的黃金美鈔，他們就用了這種黃金美鈔在香港與人鬥富。中國銀行是一向控制在宋子文的手裏的等於是宋子文的私家銀行。因為他想在香港發展業務，在去年命令他的走狗鄭鐵如用財力壓倒了香港天字第一號的豪富何東搶購到匯豐銀行側面的一塊地皮，準備建築一個「銀行的王宮」。

據說當時投標的情形是這樣的，在去年四月十四日下午二時，香港輔政司署地下工務局拍賣處來了二三十個香港最有地位中西商賈，他們聽了港府開辦香港匯豐銀行側面，德輔道與皇后大道中交界的大會堂舊地的一段官地，打算趁這機會投買過來建築他們理想中的大廈。時鐘剛剛打過三響，官地

管理林拔氏跑進來，宣佈開投的辦法和事後手續。林拔宣佈這塊官地的底價爲二百九十七萬八千元後，二三十名中西鉅商面面相覷中，忽見銀髯瘦長的老紳士何東首先增價壹千元，中國銀行香港分行行長鄭鐵如亦步亦趨，也增一千元，那二三十人便屏息靜氣觀看那個銀髯的老紳士和一個銀行行長投。他們一個是香港的「物業大王」一個金融專家理財能手聲勢浩大，旗鼓相當。你一千來，我一千去，但那塊地價便步步高升，不一回便增至三百三十四萬元之數，已比底價超出了三十六萬二千元了。兩人還是志在必得，各不相讓。林拔氏着中兩個競爭的熱烈，立刻宣佈承投的可出價一千元以上，鄭鐵如立刻增價五千元，何東不甘人後，亦出五千元，於是你五千來，我五千去，不一回又增到三百七十四萬元。鄭鐵如心明手快，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再叫價五千，老紳士看了這個價格已超過原有的價值很大，便懸崖勒馬，宣佈棄權，林拔氏銕鎚三下，這塊公地便歸中國銀行所有。因爲宋子文有一個「遠大的雄圖」，鄭鐵如才這樣的放膽做去，出了香港有史以來最高的地價搶購到這一塊地皮。

這一塊地皮自被宋子文搶購到後，直到今年四月間才開始興工，宋子文爲了要使它成爲「銀行的天宮」，幾乎把很多的時間放在建築的策劃上面，因此，宋子文的名字在香港人的口裏，是比較以前更加響亮了。

宋子文雖然與香港政府有勾結，雖然他的財力能够壓倒香港天宇第一號豪富何東，可是自然他的政治生命終結後，他在香港的地位也就一落千丈了。

宋子文自從率匪首蔣介石的密令回到廣州出任僑省主席後，本來是想替國民黨反動派建築一個巢，以作南京政府崩潰後的退路，並且還夢想藉以廣州作爲「二度北伐」的誓師起點。可是他在廣東搞不到兩年，鬧出的醜劇爲各省之冠，如私購飛機案，令各縣修築小型機場案，套匯購買暹米案……不一而足，都給偽監察院的監察委員監過甚至彈劾過。他本來已沒有臉孔再留戀下去，不期蔣介石突然下野，爲了「上方寶劍」失去靈符，不能不共與進退。好在他在香港還有公館，急忙把僑印丟給了薛岳，便一溜烟的逃到香港，據傳他離開廣州時情形極爲狼狽，臉色非常難看，他知道他這十幾年來作惡太多了，人民對他恨透了，當他失勢下台之後，一定有人要找他麻煩；所以他雇兩個保護的衛護着他；當他下了飛機踏上香港地頭時，第一件事就是要求香港政府派警保護。可是他到香港後

居淺水灣頭後，雖然嘴裏在唱「不談政治，只想休息」，事實却並不寂寞，暗地裏却密切的跟帝國主義駐港的政治買辦進行着出賣中國的交易。在五月中飛往法國之前，他還去了一趟廣州，飛一次漢口，跑一次台灣，據說是把他在去年向美國訂購的一大批機器，包括手操機槍，重機關槍，小型鋼炮，雷達電炮，噴火器，已經運到了黃埔港的，指示蔣介石後分配給薛岳，陳誠和陳濟棠。他始終跟蔣介石連絡在一起，做着這種可恥的反人民的買賣。

宋子文是五月中旬赴法的，主要的陰謀，第一，是向法國購買軍火，這批軍火的數量，據說有十六船，貨是美國的出品，出賣的貨主却是法國，担任裝運的又是加拿大的輪船，宋戰犯想把這些軍火先裝備西南軍閥的五個師。這次爲宋子文拉攏買法國軍火的，據悉是一個留在香港的美國政客，法國所以能有軍火賣出，是因爲在美國「援」歐的物資中，增加了軍火，這批增加軍火，就準備運經法國轉放到遠東「反共」的市場來，屠殺在遠東從事民族解放運動的「弱小民族」，越南胡志明革命軍在印度支那偉大的勝利，使法國非常惶恐，所以法帝也極願能增加越南邊境的「反共」勢力，於是我們的戰犯宋子文，就在這種「反共」的空隙中，找到了他夢囈中的「生路」。第二，我們不容忽視，另外一個以美帝爲主導的更大的陰謀，因爲僅僅從法國反胡志明革命軍的意義上，宋子文能去買軍火，這還不够。最重要的我們應該更深一層的來透視中國人民敵人美帝的把戲。四月初英美和反動派在歐洲簽訂了大西洋反蘇公約之後，帝國主義們爲了害怕中國人民的勝利，在動亂的東南亞民族獨立的浪潮中，又策劃反人民的所謂「太平洋公約」，進行破壞世界和平罪惡勾當。這就是戰犯宋子文飛巴黎另一個主要的目的。他妄想在日本活動，促成與帝國主義們合作建立他夢中的西南一隅的「防共地帶」，以圖在這裏最後保留匪類們四大家族的統治，這宋賊們狂夢中的「西南樂園」已經傳說了很久，正要等待着通過法國的「美援」來逐步的推進實現。

可是，宋子文雖然還想在中國做一次最後的政治投機，他却實在怕死，所以乘他赴法之便，把他歷年在中國搜刮的財物大約七百餘件，包括卡車傢具等，都由美輪威爾遜總統號運往美國，而準備在美國做富翁了。

三、孫太子的三座王宮

戰犯孫科自從向偽立法院自己招供了「一，政院遷地辦公，未盡妥善，引起各方實難；二，財金改革方案公佈後，物價仍漲，民生疾苦未除；三，徵兵徵糧未能驟然停止，又不能立時改善；四，軍費龐大，國庫負擔繁重，籌措艱難，應付竭蹶；五，和平前途困難猶多」。五項罪狀後，沒有臉孔在南京站腳，更顧不得偽監察委員對他貪污舞弊案的追擊，就一溜煙逃回廣州去了。孫科內偽閣當然是中國歷史上最荒唐最無恥的一個「內閣」，像這種人居然在國民黨反動政府裏能身居高位擔當大任，蔣家朝廷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反動集團我們誰也能夠看得很清楚的了。

孫科回到廣州後，一般走狗嘴臉們就埋怨着牠：「李宗仁對你發動政變，立監兩院和你為難，你不好用棉花塞住耳朵架上黑色眼鏡當作不見不聞嗎？」孫科當時很有悔恨他自己在南京過「軟弱」的樣子；於是，他在廣州，又壯起了膽子，又以「中政會」代理主席的身份大嚷「光榮的和平」的高調了。

「光榮和平」在孫科自己也知道是一個夢想，國民黨反動派已臨崩潰的前夕，人民解放軍進軍的箭頭正直指廣州，偏安的小朝廷是不能持久的。大小匪徒已紛作鳥獸散，有的逃往台灣，有的奔赴重慶，有的走到香港去。孫科別的事情糊塗，逃亡却最聰明，他在香港早已建有私邸，現在廣州朝不保夕，他當然祇有投奔到英帝國主義的國旗下面去苟且殘喘了。

孫科的別墅是香港一幢出名的房子，它位於淺水灣的一六四地段，沿着一條斜坡走上去，就會發現一幢粉紅色別墅，這就是孫科別墅，那幢別墅佔住的面積很大，南區對着淺水灣的沙灘，寬大的客廳有一排落地長窗，客廳裏面是紅皮克羅米沙發，彩色的窗幔低垂着。裏面的陳設和宋公館差不多，豪華麗宛如王宮，屋頂上飄着五六粉紅的女人內衣，好像旗幟一樣，成了孫科公館屋頂上一個神祕的點綴，彷彿說明了這個「太子」的政治生命就是由於桃色糾紛而斷送的。

從孫科香港的別墅，我們又想起了他在南京和上海的兩座「官邸」，這三座豪華的王宮式的大廈，給予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影響是相當大的，它暴露了蔣家朝廷貪污無能的真相，揭開了那些「達官貴

人」荒淫無恥的面目，它更告訴我們國民黨反動政府不得不崩潰的理由。

孫太子的民生主義，推行得顯然很努力。比如說，他在南京的住宅，就會經一再的霸佔他人產權，奪為已有的。最初，他復員回京時，是住在武昌路七號的，那幢房子是一位當時在行政院任參事的黎瑞的。因為被孫看中了，而且他是堂堂院長長身份，自應有幢像樣的公館，因此非霸佔不可，誰知一住便是兩年，雖然這其間一再經黎瑞的要求，請予遷讓，可是總不得要領。一直等到他在陵園的「阿房宮」官邸落成佈置就緒後，才算遷出。可是，陵園的官邸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話說太子在老子的陵墓旁造一所官邸，以盡人子之孝思來守墓，也是人情之常，理所當然之事。何況郊外空曠，空氣新鮮，對身體有益，更是不消說得。太子有了這種想法，立刻就設計打造起來，大概到卅七年夏就造好了，在將成未成的時候，太子就想要把這筆建築費收回來，因此向蔣介石說，要政府撥一筆錢給他。當時蔣介石未曾作表示，也就是說，他不同意。可是太子的目的未達，心實不甘，某次，背着蔣介石的時候，和吳鼎昌談起來，就大發牢騷：「他有官邸，就不准我有官邸嗎？」言下不勝憤怒之至，似乎蔣介石只顧他一個人的享受，蔣介石當主席的時候，太子是「副主席」，「主席」有官邸，「副主席」當然也應該有官邸，話是說得一點不錯，但是，這番話怎麼去對蔣介石說起呢？吳達鎔雖在心裏，曉得如果不給他解決這個問題，遲早是不得了的。因此凡碰到蔣介石的時候，就找機會，等待蔣介石精神愉快時候，向他督責，說明這是給他撥一點錢吧，於是在卅七年九月某月，終於由蔣介石批了個一百萬元的補助費，算是了結了這場「案」。按當時正是改革幣制實施金圓券之初，一百萬金圓券是很值點錢的。「太子」拿了錢方算心滿意足。

「太子」的房子住定了，錢也拿回來了，理該說，這是公家的房產了。可是「太子」却想利上加利，當南京一度緊張之際，他已決定了南遷的時候，就把當時的財政部長俞鴻鈞叫來，說是我這所房子要出賣給中央銀行，價錢是八十萬美金，你給我辦了吧。OK！俞雖然乖巧，但因為數目太大，不敢就這麼做主，何況到底底是件不開的事，因此當時首先來個「是，是」。機之既稱：「我叫負責的人來估價看看」，就此走開。過了幾時，他叫「中央信託局」局長劉攻芸寫個報告來，再由他簽意見呈閱，同時和劉攻芸會商的結果，也認為央行在此時此地沒有買進這一幢華貴的公館之必要，何況

這八十萬元的美金由國庫裏拿出來，似乎也未免太大大了一點，因此，即由央行負責人的名義，寫上了一個告報，是給「財政部長」，說是央行無此必要購屋。俞鴻鈞也就手攜報告，呈給太子行政院長，以便了却這筆「公」案。

太子看到了俞鴻鈞這種做法，顯然是在推託，不自己直說，却要這一套花樣，兜這個圈子，非常震怒。因此，在某一次的「政務會議」上，（這時命是中央銀行總裁而徐堪是財政部長了）徐堪報告了一大篇上海公教人員搶購官價資金的風潮後，立刻就來了個「撤職查辦」的決議。當然完全是公報私仇。

陵園官邸的房子，後來還是吳鐵城打的圓場，勸了勸太子，不能再這麼做下去了，萬萬不能賣，才算結束。但是，上海亞爾斯路的金屋——藍妮小姐的公館還是非賣不可，哥倫比亞的大公館更是非賣不可，前者索價卅五萬美金，後者索價二百萬美金，真是他的魄力不小，很有意思把千辛萬苦叩頭禮拜借來的外債，撥還幾分之一來做了他的房價，把國庫裏的外匯搬一搬家，這件事弄得劉攻走頭無路，一再拖延，直到偽監察院幾個監委出來挾彈劾案，才算把孫太子鎮壓住了。

孫科的「官邸」以南京的最為富麗。地處陵園路接近他老子的陵墓。其中一草一木，一桌一椅，都從美國運來。他的伊麗的前身滬區鐵路局長陳伯莊，更是照應無微不至，一切美國裝備均由吳淞掛專車運京。例如屋頂游泳池，橡皮浴缸，及紅綠信號傳達燈的設置，亞細亞埃及法魯克王的官邸有此配備。傳常孫科入宅之時，設宴招待京中粵籍部長以上的貴賓，已故「銓敘部長」林雲陔曾跟孫氏說着含恭維而頗打趣的話：「院長如肯借門房下榻，鄙人雖死無憾。」不久林雲陔卒死於京中任所了，他有無搬進孫邸門房住過，那就不待而知了。

上海哥倫比亞路二十二號的羅馬式黃色大廈，也是屬於孫科的，華麗稍遜於南京的「官邸」，前傳由中華烟草公司總經理粵人曾啟輝經手以美金八十萬元賣給中央信託局。

在香港，孫科和他的岳母大人，兒子孫浩平女婿住在一起，但他每天還是醉生夢死的荒唐着，他與他的姘婦藍妮經常雙宿雙飛的幽會着，他的血壓過高的毛病，在藍妮溫柔鄉的陶醉裏當然早就痊愈了！

四、藍妮又成交際花

以妖嬈著名的交際花藍妮，自因顏料案被報紙把與孫科的桃色故事宣傳後，自孫科與其夫人陳淑英先後公開承認他的「院長太太」身份後，她的行動遂益為有閒階級的注意。顏料案從「監察院」鬧到法院後，藍妮覺得糞坑愈搗愈臭，將來拋頭露面的站上法庭，究竟有點難為情，於是與孫科商量的結果，她就先離開上海，飛向香港，現在她又活躍在香港的「上等社會」的交際場所了。

關於藍妮與孫科間的曖昧關係，香港人知道得很清楚。有許多人對她頗為傾倒。可惜她已成為孫科的禁脔，否則那許多多情狂的富商巨賈便不免對她追逐爭奪了。

交際花藍妮，原來的芳名是藍業珍，豐姿綽約，嬌健可人，她有兩隻圓淨明亮的大眼睛，黛黝的眼圈，真有點像好萊塢明星羅吉絲的眼睛，令人銷魂。她會說一口流利的北平話，也會講滿嘴道地的上海白，和純淨的粵語，沒有人能了解她的身世，也不知道她。竟是什麼地方人，凡是見過她的人都說她很像一個賦有南國情調的女郎，朱唇粉面，濃裝華服，真看不出她已經有三十出頭的年紀。她在上海有兩個寓邸：一在白雲仲路，一在白克路，其餘的聽說還有。她最愛養狗，她很浪漫，在暮色撩人的時候，她會不避他人，穿着一條花紅的三角褲和一對淺綠色的奶罩，裸露地躺在沙發上，與她最心愛的小洋狗兒嬉戲。

她與孫科，在戰前彼此就過從甚密。因怕孫科的老婆陳淑英鬧事，僅偶而與藍妮幽會春風。藍妮有個表弟，油頭滑臉，與她也往還甚勤。她常常戲呼他小弟弟，惟孫科却對他極不高興。

七七事變後，八一三抗戰起，孫科在入武漢重慶前，曾贈屋一幢給她藉作紀念。藍妮雖想同去，但終因某種關係未果。後在敵偽時期，藍妮便與汪記偽府的陳公博發生關係，因此陳也就種下了後來的死因。孫科在重慶，雖知此事，因鞭長莫及，只好徒喚奈何。

抗戰勝利時，孫科由渝歸來，於是舊情復燃，兩人又言歸於好，陳淑英公博，經中夾有些要人之疏通，本可免處死刑，但孫科却堅持非判處死刑不可。又孫科在離滬時本曾贈屋一幢給藍妮，後藍妮因陳道公博送了她一幢更好的房子，於是，她便將孫贈彼之前屋賣掉，得金銀百餘根。勝利後，孫科認

爲此屋頗有紀念意義，藍妮也覺得：時寶得太便宜了，有點懊悔，便想設法收回該屋。於是，孫科便以「立法院長」的身份寫信給吳國楨劉攻芸和吳任滄，他們三個人都弄得左右爲難，尷尬萬分。尤以藍妮的八十四大桶顏料發還一案，引起軒然大波，孫科因此而斷送了「行政院長」，並蒙了一個貪污無能，荒唐無恥的臭名。

藍妮除跳舞；做生意，社交以外，還有一種特殊的媚人的工夫，所以孫科被迷惑得昏頭昏腦，如醉如癡。有某僑立委曾講過一個故事，他說：

「那時正是勝利之始，南京的受降式方舉行不久，孫科在重慶，忽然吵着要回南京，吳鐵城奉命去留他，怎樣說也不行，第二天專機東飛，目的地是上海而不是南京。蔣介石因爲當時國際的觀聽所繫，政治正醞釀着變化，怕孫科口快，對外國記者亂發表談話，影響大局。便實成吳鐵城，跟着飛機，把他勸回來。吳鐵城一面電囑飛機在南京降落，一面追到南京，在機場上，和孫科說了一個鐘點，孫科死也不肯回重慶，而且要當晚乘火車去上海，吳鐵城問他到底爲了什麼事這樣急不能待，孫科最初還悶聲不答，後來進了招待所，才微微露出：「是爲了藍妮！」原來前兩天，有人從上海發電報告訴他：藍妮被捕了，他一定要去上海，調查真相。吳鐵城便保證負責爲他解決，臨時發電上海，先釋放藍妮再說。又婉言勸他：「既到了南京，先生的陵是不能不謁，今晚無論如何不可走。」勸了半夜，總算勸住了。第二天謁陵，發現汪精衛的墓在梅花山上，貼着總理陵，孫科餘怒未平，立刻又大發脾氣，不好罵別人，將馬星樵揪來痛斥一頓，於是那個倒黴的汪精衛的墓就連夜被炸掉了。藍妮孫科，藍妮，老實說，在三年前，我們立法院早把這神祕的名字唸了不知有多少遍了……」

這個女人當然有寫進歷史的資格，無怪香港人又要如瘋如狂的追求她了。

藍妮先到香港的任務是拿着孫科賣給中央信託局那一座哥倫比亞路的華廈的八十萬美金到香港另購新屋的。這座新屋也在淺水灣離開孫科稍稍有一段路程，孫科入天去的，當孫科來請賞賓時，就在這裏擺設筵筵。孫科的老婆陳淑英也常去玩，陳藍之間感情很好，從沒鬧過醋海風波，這完全是藍妮手腕好的緣故。

五、張羣還想政治投機嗎？

在半年以前，蔣家朝廷的幫兇，政學系的首腦，張羣就在香港買了一所房子，地址也在淺水灣。他早就看出蔣家朝廷的命運已近末日，他早就看出政學系不會再被國民黨反動派們重視，他為政學系的前途着想，很想另找一個庇護他們的主子；為個人着想，也打算等待一個機會來一次新的政治投機。所以，他在重慶混不到多少時候，便飛香港來作寓公了。

有人分析政學系，指出它有兩個特點：第一，政學系是個不倒翁。它所以能成為不倒翁，就由於它在政治上沒有一定的政策，更說不上一定的主義。只要能夠確保既得利益、擴張勢力，它的政治主張與作法，是可伸可縮的。它可以在廣州軍政府時代，聯合漢、桂軍閥來逼走孫中山；也可以在江西「剿共」時期，替蔣介石策畫一切。它原本是親日派的一羣，但一到抗日戰爭爆發，它又有本領，混水摸魚般的大撈一把。這是個橡皮做的不倒翁。第二，政學系是個寄生蟲。它沒有有形的固定的政黨組織，它沒有羣衆基礎，幹的都是上層活動。各種封建關係，歷史關係、利害關係，就是它結集伙伴的紐帶；各種企業和銀行，就是它結集伙伴的據點。自己不起爐灶，不設鍋瓢，却利用他人現成的爐灶鍋瓢來煮飯吃。散開來，到處是據點、是基地；集合起來，對政治往往起決定作用。誰有實力與政權，這蟲就寄生在誰的身上。這是個無孔不入的寄生蟲。然而，當淮海戰役結束以後，國民黨反動政府動搖了，他們的主子蔣介石下台了，於是政學系依附的靠山沒有了，張羣、吳鼎昌、吳鐵城輩便也不得不退出蔣家朝廷作鳥獸散了！

機警的張羣，當他辭去偽行政院長的時候，就想效法當時宋子文之開府五羊，欲重歸四川，「改造西南」。蓋如此進可與南京及西北華南互相呼應，退可以保全（？）西南半壁，徐圖再舉。當時張羣對「高君」（政學系對蔣之特稱）微露此意時，蔣介石拍案大罵：「你們倒真會替自己打算盤，可是也應替我打算一下，你們去廣州，去重慶，各霸一方，但不知拆了我的台以後，你們也是保不全了呀！」說是這樣說，到了後來，蔣介石終於同意張羣的計劃，讓他到西南去攪出一個新局出來。

但是蔣介石對張羣還是不放心的，張羣入川不久，就任命「國防部次長」蕭毅肅，去任「西南綏